

河街

□ 李德祥



河街一角

炎热的夏天，人们习惯晚饭后在江堤上散散步，解解凉。我跟随着熙熙攘攘、往返如织的人流，漫步在一处似曾熟悉的地段，踱来踱去，不觉周边的人群、城市的喧嚣都被淹没得不见踪影。眼前慢慢呈现出一条街，逐渐地清晰。是的，这里曾有了一条街，它的名字叫河街，我的老家宅基地就在这里。

这是一条由石板铺就的街道，由一块块约三十厘米宽、一米二长的条石搭在一米深的水沟上而成。由于终年受累、长久失修，石板与石板之

间高低不平。街道总长不足千米，横贯东西，东起大码头，西经兴荣码头、洋船码头(轮船码头)、水码头，延至宽阔的江滩。

街道北面背靠江堤，南面濒临长江，与湖南隔江相望；沿江可上接宜昌、四川，下通汉口、九江。五米宽的街道两旁，房屋鳞次栉比、高低错落有致。九柱十八檩，飞檐立柱的楼阁，雕梁画栋，精巧雅致，古朴典雅。间隔砖、石、糯米浆为材料所砌高大楼宇，点缀其间，更显宏伟气派。如矗立在河街中段的“三邑宾馆”(江西人会馆，

后为派出所)，可与汉口江汉路的洋房媲美，门前两尊石狮，口含石球，昂首远望，镇守门前，庄严肃穆。

听长辈说，河街曾有过昔日的辉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木排、竹排沿江一字儿排开，江面上大小船只如车水马龙，往来穿梭。木、竹、石、桐油、蘑菇等山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港口，换走江汉平原的鱼、虾、鸭、莲藕、米面等，使这里成为货物交易的集散地，大大丰富了该地区的物质生活，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

值得一提的还有河街轮船码头候船室，这里又是一个来往人群的集散处。相距几百米里路的人们，只要出行到远方，都要乘轮船，这就使码头候船室时常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摆摊设点卖茶水、瓜果、香烟、鸡蛋、冰糖饼的通宵达旦，提篮小卖的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河街是我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度过爷饭娘羹、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得那时候哪怕玩得正欢，只要一听到锣鼓或喇叭声，我们就朝着派出所那两尊石狮狂奔，就像听到田径场上枪响的赛艇健将的百米冲刺，迅速抢占狮子顶部。不一会儿，锣鼓、喇叭声越来越近，人们簇拥着“划彩龙船”的来了。抢到狮子顶部的就会骄傲地坐在上面观看，没抢着的就站着或蹲着看，来迟了的就挤进人群里挤，甚至从大人的胯裆下往前钻。

彩龙船由一装扮漂亮的彩旦，站在里面，并双手握提，另一个拿着长棒的丑角儿，则握着彩龙船的边沿。随着一阵鞭炮声，悦耳欢快的龙船调响起：

“彩龙船那么哟哟，得来拜那么呀哟哟，拜新年那么呀哟哟，把年拜呀哟哟……”

锣鼓并锵并锵。随着优美的旋律，彩旦原地走着碎步转起来，丑角随着彩龙船舞起花来，配合得天衣无缝，精彩纷呈……在一片叫喊的赞许声中结束，再赶

前家。

丢了犁上赶把上。看完彩龙船，小伙伴们又跑回原地，在一块大青石板前，玩起了纸扎的piapia。piapia有多种玩法，有吹的，有板的，有戳的。就说戳的吧，戳进对方的底部就算赢。不想输，就把piapia按在石板上磨了又磨，磨得薄薄的、平平的，贴在光光的石板上，让对方不容易戳进。戳的一方也把piapia磨了又磨，磨得尖尖的，人蹲在地上，身子斜着，头偏着，嗖的一声，戳进去了，就赢回了对方的piapia。

如今的小朋友听到这样廉价的游戏，也许会嗤之以鼻，他不晓得还有比这更廉价的游戏。

寒去暑来，小伙伴们最开心的季节到了。大家都穿着单薄的，打着赤脚，仅一条小裤衩，扛着缠满蜘蛛丝的拍子，满街寻找蜻蜓、蝴蝶。中午的饭还没下喉，小伙伴就找上门来了，相约到江边跳水。在卸过货高达七八米的船上，大家用雁式、缩腹式等各种姿势飞向水中。如遇大船经过，更是兴奋奔赴，搏击风浪，好不惬意。情绪高涨时，伙们还会攒在一起，顶着烈日，逆流而上游过新闻，再顺流而下一直游过狮子石(叶家门)。有时风浪很大，水流湍急，上下一二十里，瞬间即到，似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而后，踏着火烫烫的地面，勾着脚趾，深一脚、浅一脚，有说有笑地走回来。一到家，每人又拿起泥巴，围着大青石板玩起来。将泥巴抠一个洞，吹一口气，然后大声喊一声，老板老板有得有痒，砰地一声板在青石板上，炸开一个大洞，就该对方用泥巴补上。这不是比玩piapia更廉价的游戏吗？

夕阳西下，黄昏已近，在外劳碌奔波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赶回家中，一户户升起炊烟。

男人端起酒杯，抿一口醇厚老酒，叭叭两下，好似全部的乐趣就沉浸在这酒杯里。女人给婴儿喂奶。小孩端着碗，挟点菜，到处转，被老奶奶训斥，又吃喝到饭桌前。生活就是这样简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常，千篇一律，可又像这夏天的万物一般，生机勃勃。

由于几次扩大堤防及黄金水道的被代替，继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河街逐渐萧条，最终退出历史。虽让人伤感，可它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河街是伙伴，伴随我出生、成长；河街是母亲，繁衍生息，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小镇居民；河街是历史，记载了几代人的过去。我执拗地思念着我的河街。



河街上的老宅

母亲最后的日子

□ 陈远发

2019年4月24日，天气特别反常，谷雨节气都过去4天了，还出奇的冷。

我从武汉匆匆赶回洪湖妹妹家看望母亲。她的骨头疼痛感越来越重了，全身上下钻心的痛。医生说是老风湿导致骨质疏松症。母亲从68岁开始喊疼。那时候，我托人从香港买来黄道益活络油，她时而涂抹，尚可缓解。可自2017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蹶不振，病情加重，再涂活络油已无效，住日夜不能寐，通宵呻吟。

于是，医院各项检查不断。四次下汉口，三次住院。最后一次住院是她离世前3个月。在咨询其他众多医生的前提下，我向管床大夫提出能否做椎体成形术(PKP)，即骨水泥椎体填充治疗骨质疏松症，大夫经过慎重考虑，否決了我的请求。他说，老人家83岁高龄了，骨质疏松如膏瓷，一碰即碎，术后不死恐也加剧痛苦，何必呢？

从此，母亲靠止痛药度日。2019年春节前夕，我添孙儿，武汉儿子家的事增多，我只好回洪湖两边跑。春节后，哥哥为方便照顾，接母亲去他家住。一日，母亲在其小区择一灌木，欲上吊自尽，幸被人发现。我闻讯后，连夜驱车往洪湖赶，途中在汉洪高速险出车祸。见到母亲后，我大声埋怨：“难道我们对您不好吗？”母亲拉着我的手哽咽道：“儿啊，我知道你们都有良心，我还想亲眼看看我的大重孙子哩，可我实在疼得受不了啊！”我再仔细打量她，只见她发如衰草，面色腊黄，眼珠浑浊无神，体型也缩小了。她一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汗水和泪水，耗尽了她的所有

的能量，现在的她已然干枯。

母亲19岁嫁到陈家，先后生养8胎。我的大姐因农村接生婆马虎，脐带感染，只存活了7天；两个小妹因因医少食分别在3岁和5岁时夭折；另外一个妹妹在成年后病亡。四个孩子的离去，按母亲的话说，她的眼泪流成了河。最后，终于把我们三兄弟及一个妹妹养育成人。

我孩提时代的记忆全被贫穷和饥饿绑架。吃过糠，挖过野菜，跟着母亲去过10多里外的石油钻井队要饭，半夜去过集体收割后的稻田里拾稻穗。为了偷公家的萝卜充饥，有一次鸡叫头遍，母亲执意一个人去，结果被守夜人发现追赶，跌倒在一条壕沟里晕死过去。天亮时，我和父亲找到她，她手里还抱着两个大萝卜不放，死劲掐人中，才醒过来。

农业集体生产时期，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和男劳力一样，挖塘开沟、割麦扬场、拉车挑粪、犁田耙地，一样不落地下，瘦弱的身躯象根拉满弓的弦，随时可能断裂。从田间劳作回来，母亲还要寻鸡喂猪找娃娃。每次找到我时，我多半睡在篱笆边的地上。后来我每每支气管哮喘大作，母亲总是流着泪对我说，是她粗心“害了我”。

食物都给了儿女，母亲只有饿着，常常躺在床上睁眼盼天明。我们兄妹除哥哥外，都没吃过一口人奶，因为母亲吃糠咽菜不产奶，是母亲用米汤把我们喂大。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母亲常常捂着胸口咳嗽，疼得在床上和地上打滚，长大后才知道是胃病，饿出来的。

父亲年轻时很不顾家，贪玩、好赌。我9岁那年腊月，母亲养了整整一年的一头猪，叫父亲卖了给全家添几件衣裳、办点年货。哪知父亲拿着73元血汗钱进了赌场，还没等投下第一笔赌注，就被公社人武部逮个正着。场上全部搜身，现金一律没收。噩耗传来，母亲双眼一闭，倒在地上。苏醒了，她从地上跃起来就往公社跑。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很冷，门前的小河结着薄薄冰，白天中飘着似有若无的小雪。母亲在公社院子里哭诉了三天三夜，终于感动了妇联主任杨久英，通过她说情，总算要回了50元钱……

此时此刻，望着眼前枯瘦的母亲，我鼻子一酸，双膝跪下，抱着母亲泪如雨下：“妈妈，等这次寒潮过后，您的重孙子满百日了，我接他来洪湖，让您好好看看个够。”

3月上旬，母亲被接到妹妹家居住。我几乎每天都和妹妹通电话，得知止痛药已止不住母亲的疼痛感了。白天拄着拐杖行行走走还好一些，一到夜晚，母亲就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整个屋子都听得见。姐夫是个泥瓦匠，每天早出晚归，辛劳酸苦，晚上想睡个安稳觉，却被母亲的叫声所扰。母亲常对姐夫说：“姑爷，对不住呀，每天吵得你睡不着……我怎么不死呀！”姐夫良善，总是回答说睡得很好，没有听见您的声音。

4月中旬，母亲常跟妹妹聊，怎么二哥(我排行第二)还不回来？于是每天拄着拐杖朝大路上张望，还后坐在门前发呆。

4月24日，我回到洪湖，赶上妹妹家吃午

饭，我陪着母亲吃。她其实也没怎么动筷子。我发现她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只不过眼神有些异样，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眼珠半天都不挪一下。

饭还没吃完，母亲离席说去吃药。我和姐夫还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突然后门口发出“嘭”的一声巨响。远处的妹妹大叫一声：“不好，妈妈从楼上跳下来了！”

等我们慌乱中跑出去时，母亲已经静静地蜷缩在地上，口鼻气息全无。她面容安详，嘴角无污物，地上也没有血迹。就这样，她干净体面地躺在我姐夫的怀里，离开了。

我的娘亲就这样结束了她苦难而平凡的一生。她活着把一切献给了儿女，死也怕拖累儿女。

妹妹在哀嚎，我却没有哭。其实，我的心在流血，胸中翻江倒海，眼前一片模糊。

母亲1937年农历4月27日出生在洪湖西北岸的小河村，村人息姓平，所以又称平小河。外公外婆生下我母亲后，接连几胎早夭，到母亲12岁时才有大舅，再6年，得二舅。半间蒿草棚和一条破渔寮是外公的全部家当。湖边无农田，每到汛期，人都无处安身。外公天生木讷多病，外婆小体弱。可怜我的母亲从7岁开始就抓虾摸螺，帮衬家里。春社菜菜秋摘菜，寒冬腊月踩泥藕，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根。稍长，还要照顾两个幼弟。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兴修水利，15岁的母亲肩挑百斤的泥土，像成年男子一样披星戴月。1954年初夏长江倒口，沔阳

洪湖一片汪洋，17岁的母亲背着行李，一手扶着小脚外婆，一手抱着幼小舅舅，逃荒到江西九江地区，吃尽了苦头。

以我的个人认知，我的母亲是永远不会死的。她那么刚强，怎么会死呢？而且是以眼前这种方式。

母亲走后，我常到母亲住了几十年的小屋子里久坐，我在等她，我感觉她只是出去了一会。母亲的逝去，我除了悲伤，就是愧疚。想着她病重的时候，我还表现得不够耐烦，就无法原谅自己。我没有好好照顾她一天，也没有好好陪陪她。她要亲眼看着重孙子，我并没有满足她。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与不安！

4月26日，母亲出殡那天，她的20多位儿孙从各地赶来，齐刷刷跪在灵柩前痛哭。我还是没有哭。我想，母子一场，我们在迎来送往中完成了生命的传递和轮回，这就足够了。

是的，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母亲的死因。母亲，我凭什么要强求你在那样的关头坚持呢？其实真正自私的是我们，我们总是要求你站在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为什么总是对你有如此之多看似合情实则无理的要求？你累了，你想长长地睡一觉，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你的选择。

母亲，我似乎懂你。我们完成了尘世的琐事，就来陪你。我们是不散的一家人，天地同在，星月可鉴！

母亲，天堂里永安。

洪湖民间曲艺概述(下)

□ 程康

三、洪湖民间曲艺名人

历史上的洪湖民间艺术的繁衍，是以外乡人口陆续进入而随之壮大扩展的。这些外乡人士将各自家乡的娱乐形式带到洪湖，促进多种艺术形式在洪湖相互交融，共生共存。江南的温文儒雅(里河口)，北方的粗犷豪迈(长江片)，都在洪湖流行的曲种中有所体现，两水相汇(长江、内荆河)养育出如此独特而丰富的民间曲艺。洪湖是民间艺术生长和繁衍发展的沃土，它是名符其实的民间艺术之乡。民间曲艺在洪湖昌盛不衰几度辉煌，“民间艺术大码头(新堤)”名号更是享誉江汉平原。在这块人杰地灵的沃土上，产生过许多大师级的民间艺人。本文着重介绍张邦银、徐火堂、何冬香、皮氏两兄弟、张初文、周维七位民间曲艺艺人。

新堤皮影队队长——张邦银

张邦银(1903年—1971年)洪湖市戴家场人。张邦银家世贫寒，从小生活艰苦，10岁患麻症，双目失明，生活无奈，习学皮影。其父母得知，极力反对，常因得不到食，但他毫不动摇。代市皮影艺人肖祖云见其好学，收为义徒。张邦银凭着口念心记，技艺进步很快。他又参拜知名艺人谢先烈、杨宇志为师，经师父们认真教导、指点，其唱腔自白独具风格。常和较有名望的皮影艺人李海林、李大清、陈金官、韩国保、涂传梅等在新堤庆鹤、悦来、阅江三家茶楼演出，赢得群众一词的赞誉。解放初期，在峰口新心正楼演出皮影戏《斩将封神》挂过金牌。

解放后，人民政府赋予民间艺人以新的艺术生命。1955年，洪湖县文教局将流散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在新堤成立了县曲艺会。张邦银任该会副主任。1956年，将县曲艺会改名为洪湖县皮影队辖峰口、新堤两个队。张邦银任新堤皮影队队长。他天资聪颖，记忆力强，除参加演出外还

担任编导。他整理的传统剧目有《王佐断臂》《包公铡龙玉》《盗红令》《过火焰山》《白蛇传》等，并创作了现代剧目《三碗黄豆》《社会主义好》《新渡口建闸》《夺印》《河网化》《荆江分洪》等。这些创作节目，思想性较强，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夸奖。1971年古历10月17日，张邦银病逝于新堤，终年68岁。

洪湖县皮影队队长——徐火堂

徐火堂(1925年—1972年)洪湖市峰口镇人，17岁同著名皮影艺人周忠全、黄堂等一起拜师学演皮影。三年学徒期满后，便在农村搭班演出。1956年，县皮影队成立，徐火堂任队长。1966年10月，皮影队撤销，徐火堂因患肺结核病，不能到农村搭班演出，便常居新堤养病。1972年秋，徐火堂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47岁。

小曲艺人——何冬香

何冬香，艺名琴琴，原籍杨州，九岁时双目失明，从师严月红学唱小曲。1928年父女人来新堤，上茶馆酒楼唱小曲糊口，当时新堤警察局长李判、青红帮头子刘杰经常召她侑酒歌唱不给钱，还逼她缴“乐捐”。1939年，日寇在新堤办军营慰安所，想要成立歌曲班，有人推荐冬香为教师，冬香非常聪明，为了适应新堤群众口味，她删学沔阳小曲《十月探妹》《打牙牌》等曲，深受群众喜爱。1952年，何冬香卒于新堤。

渔鼓皮影戏“祖师”——皮氏兄弟

“皮氏兄弟”皮思金、皮思银，系洪湖市曹市镇皮家横堤人。

皮思金(1845年—1913年)、皮思银(生卒年不详)兄弟俩10岁时开始对民间文娛活动产生了

兴趣，跟着别人唱渔鼓、哼小曲，逢年过节踩高跷、跳龙灯、打莲湘。兄弟俩对渔鼓特别偏爱，父亲留给他们的15亩多田，因此荒废而卖掉。因家乡十年九水，兄弟俩只好流落外地，怀抱渔鼓，手拿筒板，沿门苦唱乞讨。清末(1900年)他们兄弟俩在生活上所迫便仿外地皮影之模样，用鞋布剪成人影，晚上用灯光映照，把影子贴在纱布上进行表演。在音乐上采用渔鼓唱腔，来丰富人物的形象。这一创举很快轰动四方乡里，纷纷前往观赏。后来，仙桃益星楼茶馆老板朱小贵、赵子安请去演出后名声大振。由此，兄弟俩名噪一时，成为草台、茶馆、茶楼的常客。皮氏兄弟这一独创，使渔鼓和皮影有机结合为一体，为皮影这一古老的艺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师门晚辈一致公认他们为皮影戏之祖师。

皮氏兄弟一生只收了两个徒弟：陈大海、陈大海，在俩徒弟的协助下，皮氏兄弟用白纸灰代替鞋布剪成影子，并涂上颜色，这样比原来的黑白影子好看多了，后来又运用剪纸的手法，将头部、身躯和腿子乃为三截，仿戏剧脸谱、头型、盔甲、服装等式样，用牛皮精心雕出，其造型优美形象逼真，使皮影曲种日臻完善。

皮氏兄弟不仅开创了渔鼓皮影之先河，同时对渔鼓这一古老的艺术也很有造诣。在当时被群众誉为“三根半筒子”(“筒子”是渔鼓筒的俗称，渔鼓艺人在演唱时必须一根“筒子”，人们称这种艺人为“筒子”。著名皮影艺人皮思金、皮思银、张洪显、刘泡等四人被誉为“三根半筒子”，刘泡因技艺精湛，故称为半根筒子)。

1913年，皮思金在沔阳张沟演出时猝然去世，享年68岁。

《洪湖渔歌》主唱——张初文

张初文(1931年—2019年)，享年89岁，湖北

省天门人。1938年冬，父亲去世后，与母亲逃荒来到洪湖新堤。

张初文13岁参加革命，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当通讯员、制币员，他从小热爱文艺，在部队文艺团演过戏，复员后在县文工团工作过，先后在手工业联社、工艺美术服务部、农具厂当工人，他木工手工艺精湛，众人称赞。

1956年他参加了《洪湖渔歌》演出活动并担任主唱。《洪湖渔歌》是从《洪湖革命诗歌选》里找了七首革命诗词并作了一些修改，共七小段，同时配上洪湖一带流行的渔鼓调而成。因张初文的嗓子带点嘶哑、浑厚，很适合演唱渔鼓调，所以决定由他来担任主唱。在北京的观摩演出中一炮打响，并获得一等奖，演出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1956年6月《人民画报》刊登了《洪湖渔歌》的演出剧照，并撰文，介绍洪湖人民革命斗争事迹的歌曲《洪湖渔歌》。1956年4月，全国各工矿企业500多位业余曲艺爱好者齐聚在北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人民画报》用标题称张初文为“业余演唱家”。

湖北道情创始人——周维

周维(1930年—2018年)，洪湖市新堤人。湖北道情的创始人，湖北省级非遗传承人。2018年12月15日在武汉去世，享年88岁。

周维1930年出生在水乡古镇新堤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受江汉平原乡土文化影响，自幼开始跟戏班艺人唱道情，先唱湖北大鼓，红极一时；后辈者竞相跟风学习，后为提携师侄张明智，辞其演唱湖北大鼓。张明智出名后，周维先生另辟蹊径，自创湖北道情，将湖北大鼓和湖北道情加入乐队伴奏，也是周维先生的首创。早在武昌区曲艺队工作时，他就产生了创造湖北道情的想法，便发掘源自道教劝谕行善的唱腔“道情”，改

造创新出有地方特色的湖北道情。他将其唱腔根基深深扎在天沔一带的乡土音乐之中，吸取打硪号子和沔阳渔鼓、沔阳花鼓戏等部分曲牌的风采，形成富有江汉平原风味的音乐唱腔。在唱腔的艺术手法上，以洪湖打硪号子的基本曲调予以板腔变化，形成以“西韵”为主的具有板腔变化因素的周派曲牌唱腔，富有较强的表现力。

周维表演轻松大方，刻画人物惟妙惟肖、画龙点睛的动作生动形象，其嗓音条件独特，“边夹腔”的发声方法和谐，运用自如，且乡土气息特别浓。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他的带动下，湖北道情曾风靡一时，红遍武汉大街小巷。80年代，同侯宝林、高元钧、潘占奎等曲艺名家在老“民众乐园”同台献艺。2008年，周维加入武汉首家民间曲艺茶社“天乐社”，并长期参与演出，为湖北曲艺的坚持令人敬佩。上世纪60年代初，周维应邀在家乡——洪湖新堤县工人俱乐部演出达一个月之久，场场爆满。

想学道情细腻练、舞台实践非等闲。

自古人生谁无死，且把道艺留人间。

这是周维先生生前送给弟子的诗，是对弟子们的寄语，也是自己艺术人生的写照。本文结稿之际，正值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北京召开，会议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基层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奋斗的目标。曲艺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传承好、弘扬好、创作好曲艺艺术作品，不断创新创作唱得响、留得住的传世之作，让这些根植于洪湖这块楚文化沃土之中的民间曲艺艺术瑰宝常开常新，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回望传统，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做好民间曲艺的挖掘和传承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讲好洪湖故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